

窝阔台汗

蒙古汗国
长篇历史小说

草原英主，维护汗权，彰显钢铁意志
为何不忍血洗四王府
残金将灭，联宋有何玄妙

肖振勇 著
第二部

马踏残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4013894

I247.53
814
V2

蒙古汗国
长篇历史小说

窝阔台汗

马踏残金

第一部

汗储遭袭，生死茫茫，朝会风云突变
群雄无首，谁主汗廷
破解拖雷被迫饮鸩之谜

肖振勇 著



I247.53

814

V2



北航

C1700588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窝阔台大汗. 第2部, 马踏残金/肖振勇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204 - 12420 - 6

I. ①窝…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4716 号

窝阔台大汗·马踏残金(第二部)

作 者	肖振勇
责任编辑	波勒格太
责任校对	杜慧婧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2420 - 6/I · 2468
定 价	45.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 第 一 回 和林城三公主闹驾 长夜宴西征帅封王 (1)
- 第 二 回 老瓦赤雄辩谈行省 箴力克受宠上金殿 (11)
- 第 三 回 四王妃哭帐傲属下 汪古王冰河救孤儿 (20)
- 第 四 回 西域后内廷受奇辱 醉殿下御帐杀木哥 (28)
- 第 五 回 公主无心误撞天婚 哈敦弄权移花接木 (36)
- 第 六 回 后宫乱怒责小阔出 安边睡骏马赐重臣 (44)
- 第 七 回 马利雅感恩怜古画 蒙古主忍怒见长子 (50)
- 第 八 回 惧祸阶母子话家事 借缘由大汗鞭贵由 (58)
- 第 九 回 报父仇幼童戕国师 智阔出卧病惊大案 (65)
- 第 十 回 阿苏格矫命劫御驾 试蒙哥可汗待援兵 (73)
- 第 十一 回 临祸事王妃迎圣驾 排众议怀柔四王府 (80)
- 第 十二 回 审狂徒大汗萌杀心 剪羽翼广场诛逆党 (88)
- 第 十三 回 萨里川千里送幼弟 太祖墓黑熊惊祭火 (96)
- 第 十四 回 征东夏贵由掌帅印 摔跤场蒙哥拔头筹 (103)
- 第 十五 回 兀图阿重现万安宫 罪王妃舍身救孤儿 (110)
- 第 十六 回 国师案禁苑议定谏 两顽童被鞭进监牢 (118)
- 第 十七 回 道观开光大汗受窘 孔元措奉诏掌太常 (125)
- 第 十八 回 察合台惧谗设陷阱 君臣宴观舞话刚柔 (133)
- 第 十九 回 话吐蕃阔端谋开府 接密函雪夜招蒙哥 (140)
- 第 二十 回 追穷寇贵由陷火阵 毁大庙天王赔上京 (148)
- 第二十一回 妻死儿存万奴就死 卧病燕京晋卿惊梦 (156)

第二十二回	风雨夜哀宗弃汴京	诛大臣崔立逼宫闱	(165)
第二十三回	金宗室泪洒金宫阙	銜圣命楚材止杀戮	(173)
第二十四回	咸得卜出逃避大祸	耶律公访贤保群儒	(181)
第二十五回	亦巴合进京告御状	速不台报捷归漠北	(189)
第二十六回	八珍宴宫内风波起	献俘仪郡王拒建衙	(198)
第二十七回	兀图阿借势除政敌	萧墙乱大汗欲远狩	(207)
第二十八回	窥王叔御驾陆局河	识大节孝孙诛逆臣	(216)
第二十九回	哀扰民大汗杀宿将	避天威王叔自负荆	(225)
第三十回	四王妃献妹求平安	赛马场可汗获新宠	(234)
第三十一回	贪酒色大汗坠陷阱	忘形骸贵由欲弄权	(242)
第三十二回	莽殿下初萌登龙志	老牧民感恩报大案	(251)
第三十三回	劫天子收功亏一篑	亦巴大汗帐受鞭笞	(260)
第三十四回	大汗归暴怒囚贵由	收余功夜审波斯人	(269)
第三十五回	窝阔台师返莲花甸	二王爷封锁河中路	(277)
第三十六回	疑阔出大哈敦责子	献象輶刺合蛮入宫	(285)
第三十七回	西域后被忌遭构陷	河中变大汗遣急使	(293)
第三十八回	观斗兽湖畔除夙敌	射雄狮蒙哥救总督	(299)
第三十九回	解疑团皇兄进帝京	感亲情大汗释长子	(307)
第四十回	读奏折君臣商大事	议和宋设宴迎孟珙	(314)
第四十一回	肃风气大汗杀佞臣	宠幼子天马赐皇孙	(320)
第四十二回	异域追凶兄妹奇缘	清真寺二王遇火险	(329)
第四十三回	赫拉特蒙哥再屠城	札兰丁破牢救孤女	(340)
第四十四回	追兵夜至苏丹分兵	困雪原壮士了残梦	(350)
第四十五回	大主教密室透天机	赛马场王妃鞭弱子	(359)
第四十六回	大殿下妙计赚孀妇	未亡人寻死系白绫	(370)
第四十七回	母子相疑长子受训	金殿叙功王子反目	(377)
第四十八回	大哈敦初探畸零妇	白衣神夜现四王府	(386)
第四十九回	新郎官一夜惊恶剧	车轴断迎亲落泡影	(393)
第五十回	反括户风起惊大汗	强项令怒斥长公主	(403)
第五十一回	鞭悍将仲德思西迁	坐困城金主倦远行	(412)

第五十二回	悄无声大汗进帅帐	窥蔡州阔出初演兵	(421)
第五十三回	洗辽州郡王争人驱	城隍庙中书抚百姓	(429)
第五十四回	汉封寺大汗诛狂徒	太原府怯台成罪囚	(437)
第五十五回	胡丞相颺预受斥责	亦巴合说项入行宫	(447)
第五十六回	钦差如云诸路惧祸	解州杀使又生乱局	(456)
第五十七回	大宁路雪夜鞭相臣	怒填膺大汗囚郡王	(464)
第五十八回	风云会孟珙射天鹅	蒙宋合兵长围蔡州	(474)
第五十九回	人主食鱼损兵折将	娄室闯营再失柴潭	(480)
第六十回	国夫人暴卒城垣上	麻衣道受宠播乱果	(486)
第六十一回	狮子阵事泄难远遁	追溃师公主惜殒身	(496)
第六十二回	蔡州破金主自焚死	离中原阔出再回首	(504)

第一回

和林城三公主闹驾 长夜宴西征帅封王

六月的一个清早，哈刺和林城上空弥漫着铅灰色的云团，被刚跃上天庭的太阳发出的炫目光芒照射得如浮在蓝天上的一朵朵晶莹剔透的雪莲花。和林城宽大的护城河内碧水绕城，新砌的城墙高耸，朱红色砖砌城门楼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显得高大而壮观。南城门楼下人声吵嚷，诸王、诺颜大小官吏、高级僧侣列队迎候，石板路两侧围满欢迎的人群。城门楼顶，近百名乐师们正在大胡子乐师的吆喝下手捧各种乐器调音。城门楼顶，先行归来一身银甲的怯薛长也孙帖格一边安排人加强城门治安，一边向远方眺望。

一骑飞至，隔着护城河向城楼顶高喊：“也孙帖格将军，二王爷令旨，大汗到了，马上奏乐！”

“快，奏乐！”

也孙帖格一声号令。一队鼓手擂起得胜鼓，一队号手吹起牛角号，百乐齐奏，声震九霄，城门外迎候的大小官吏一齐俯身跪倒。

南向大路上旗纛飞扬，万马奔腾如潮水般涌来，阳光下，骑兵们高举着闪着寒光密林一样的长矛大刀，马披铁甲、人着皮甲的重骑兵先行入城，过了好一阵儿，始见华盖张开九旂大纛，窝阔台大汗与察合台王爷并马而行。窝阔台骑着一匹大白马，一身金甲，精神抖擞，忽然勒住马，用金鞭指着城门楼，望着黑马上的察合台啧啧赞道：“皇兄，朕这不是走错地方了吧，朕到此

处仿佛西方的撒马尔干、南边的燕京城下……朕真不敢相信，这片困住速不台的荒野，几年工夫建起了蒙古人的都城！”

察合台一身银甲，头戴一顶系红珠的瓦楞帽，转头望着窝阔台大汗，眯缝着眼睛，哈哈大笑道：“大汗，一座城就显示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钦察那个王子，大汗召见他，就曾讥笑汗国没有自己的都城！”

“那小子叫巴赤蛮，起初狂妄得很，朕让人带来了他的主子秃儿罕才吓掉了裤子。朕当时就对他说：‘下次再来蒙古汗国，朕会让他看到城市，喝上金国皇太后酿制的马奶酒！’当时那小子一定以为朕在吹牛皮，其实朕现在就做到了！”

“没有大汗的雄韬伟略和气概，谁会想到有这座城，大汗三年未归，臣每至城下，都恍若隔世呀！”

“皇兄的北衙建得如何？”

“已经竣工了，本来建城的大总管要亲迎大汗的，忽然接到大汗旨意，贵由殿下马上带阔端去了汪吉营地。”察合台见大汗对哈刺和林城市建设发感慨，连忙替贵由表功，说道：“建这座城贵由没少出力，数十万工匠没日没夜吃住工地，不是贵由年轻身体壮，怕早就累趴下了。按大汗的设想，城内数十座高大的殿宇竹子拔节般立起来，基督徒建起哥特式的教堂，回回人建起了圆顶礼拜堂，还按大汗吩咐派人出钱为李真常道长修了一座气派非凡的漠云观，和尚们也建起了寺院。汗廷大内更是了不得，万安宫红墙碧瓦白玉栏杆，最令人羡慕的是宫门外那座帝国广场，庄严气派远过于花刺子模的王宫广场和燕京金故宫广场。城内诸王府建设进度不一，可都建得差不多了……”

窝阔台朗声大笑道：“没有二哥坐镇，贵由能做什么？一个脱猛，差点吓尿了裤裆……”

鼓乐声中，窝阔台大汗马到城门口，见须发皆白的李真常道长身穿紫色道髻夹在欢迎的人群中，忙对身边怯薛道：“快将老神仙搀扶过来！”

李真常被怯薛带过来，大老远拱手问讯道：“大汗远征三载，贫道翘首以盼，今日终于看到大汗凯旋啦。”

窝阔台马上还礼道：“听二皇兄说漠云观已经落成，朕本想过几日再到观内看望大师，没想到倒让老神仙相迎！”李真常脸上堆笑道：“大汗不忘敝观，待圣像开光，真常还想烦大汗到观内坐一坐呢？”窝阔台颌首道：“这事朕现在就与神仙做个约定，到时候不告诉朕，朕可要打进山门去！”

城门西侧一阵骚乱，孩子哭女人叫，一队士兵驱散拥挤人群，封锁了出事地点。怯薛卫队围住大汗，窝阔台抬头向骚乱处望去，见也孙帖格策马奔

来，瞪着眼睛吼道：“出了什么事？”

“启禀大汗，刚才巡城马队在城垛上，发现一份《揭帖》。”

“一件小事，慌张什么？”

也孙帖格有些犹豫地道：“《揭帖》写的不是好话……”

“什么人贴的？”

“有兵士禀报说：飞刀一闪，《揭帖》就钉到城垛上！”

察合台目露凶光，盯着也孙帖格吼道：“殿下将城防守卫交给你，要瞪大眼睛盯紧点，这两天大庆，城内不能出任何差错！”

也孙帖格身子有些发抖：“奴才领二王爷令旨！”

察合台红着脸望着大汗，有些局促不安，道：“出了这样的事，微臣也有责任。”

“皇兄，一个《揭帖》几句胡言乱语，不要多心，坏不了大局。走，咱们兄弟一道进城！”窝阔台怕察合台多心，大度地抚慰着。沿着郁郁葱葱的松柏路，马队流水般涌入城内。窝阔台兴奋地四下张望，忽然前方蹄声急促，石板路上出现几匹快马……

马到跟前，窝阔台认出是二驸马脱劣勒赤、五驸马泰出来迎，忙勒住马。脱劣勒赤脸上淌汗，喘着粗气，说话有些结巴地道：“大汗，三公主，她……”窝阔台吃惊地用眼睛盯着二人，见脱劣勒赤着急得说不出话来，便对妹夫泰出道：“你说，阿刺海……到底怎样？”泰出抹了把汗水小声地道：“大汗，三公主在前面路口为镇国搭起灵棚，公主们劝不住她，阿刺海说若大汗阻止她祭祀镇国，就要自杀殉葬……”

窝阔台脑袋嗡的一声，他早就担心阿刺海会闹事，没想到刚进城，三妹就发难了……想到这，他脸色涨红，按在刀柄上的手有些发颤，可片刻间他眼中怒火息了，朝着两位驸马道：“你们起来吧，三妹的脾气谁不知道，要祭奠就祭吧。”

察合台没言声，大汗身后身穿金锦袍子、头戴一顶金珠套环固姑冠的脱烈哥娜，对大汗的宽容有些不满，愤愤地道：“大汗，阿刺海这是胡闹！她男人想出那样龌龊的法子要危害大汗的生命，阿刺海不反省，倒想用死威胁大汗。臣妾看透了，你就是把心掏出来，她也不会领情。拦路祭奠这是在向大汗示威，让全城百姓看笑话，让她祭奠，大汗的威仪何在！”

察合台瞪着眼睛冲着泰出道：“几位公主是何态度？”

“公主们劝不拢阿刺海，恳请大汗改路回万安宫！”

“改道算什么事，该派人捣了灵棚！”大哈敦脱烈哥娜怒道。

窝阔台扭头望着脱烈哥娜吼道：“闭上你的乌鸦嘴！”察合台一脸大胡

子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脸色有些发紫:“为慎重计,臣建议大汗改道。”

“朕不改道,也不捣灵棚。”

“可灵堂堵路,对车驾不吉。”察合台本怕大汗会与阿剌海发生正面冲突,忧心忡忡地道。

“皇兄,朕能压住火,三妹摆一个灵堂吓不退朕,过些日子朕还要将她嫁到汪古去呢!”窝阔台知道察合台怕阿剌海吃亏,一边说一边扬着马鞭对怯薛长阿儿浑说道:“照原路前进!”

大路上旗幡蔽日,鼓声咚咚,马蹄踏踏。哈刺和林城昨夜下了场小雨,石板路上一片湿润,路两边松树翠绿的枝杈上,水珠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

在通往万安宫的石板路正中,灵棚高耸,整整半条街白花花一片。原来三公主阿剌海得知丈夫镇国被处死,伤心欲绝……听说三哥今天归来,怎肯放过这个机会,寻机与三哥闹翻天。因此这天一大早,她就让管家带儿子不花去哈刺和林河边玩耍,接着命人将镇国的棺槨抬到路口,并架设灵堂,挑起灵幡,并请来了萨满在路上跳神。三公主祭镇国既用汪古风俗扎灵堂设灵幡,又用蒙俗萨满主祭,萨满们本不敢来,可顶不住三公主威逼,只得在路上燃起祭火,手敲神鼓又唱又跳,可心里却忐忑不安得七上八下……

阿剌海在灵前杀三牲,烧羊饭,将整条路拦个插不进针,打定主意让三哥窝阔台下不来台。她这种与大汗打擂台的架势,惊动了几位公主,长公主火臣、二公主扯必干、四公主秃马伦、五公主阿勒塔伦拼死相劝,可阿剌海偏是八匹马拉不回来的脾性,弄得公主们个个急红了脸。

长公主火臣,固姑冠下花白的头发被风吹乱,想以长姐的身份制止阿剌海胡闹,说道:“三妹,你这是做什么呀?现在大汗刚回和林城,你当全城人让他丢脸,是要出大乱子的!”阿剌海阴沉着脸,披头散发地烧羊饭,头也不抬地反驳道:“男人让大汗带出去打仗,说杀就杀了三妹顾忌什么,大不了一死,省得碍大汗的眼!”

“你疯了!闹完了,闹死啦,你没事了,小不花才五岁,你就不为孩子想想?孩子今后怎么办?”二公主扯必干扯脖子以利害相劝,并冲着正在跳神的萨满和忙着持茶注、杀牲的、捧酒盏、摆祭品的执事奴才们吼道:“你家主母哀哀昏了头,你们不劝阻,还一起跟着闹,还不马上都给我撤摊子!”

萨满大神、执事奴才听着二公主的话,都抬头看着三公主。阿剌海辫发散乱,脸色苍白,一身黑色袍子,瞪着充血的眼睛,不管不顾坐地嚎啕道:“这条路我占定了,害怕的就离开,姐妹一场别弄个红脸……路就是不让,让三哥大汗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死了更好,我与镇国一起去见父汗、额娘,向

他们讨个公道去……”

长公主急得干搓着手，也泣道：“三妹，停手吧，大姐求你了！”

哀乐奏响，灵堂上的白花被风刮得哗哗作响，路上弥漫了烧羊饭的气息和篝火的烟气，路边围满看热闹的人群，随着大汗马队的临近，气氛更加紧张起来。鼓乐声喧，由于前路堵塞，一队鼓乐手组成的红色马队被阻。身穿紫袍，外套紫色的马甲，足蹬皮靴，头顶红缨帽的怯薛护卫，面对三驸马的灵棚和站在路中的几位公主，平日豪横惯了的皇家卫队无奈地勒住马。

前军受阻，窝阔台与察合台命人暂停，二人驱马前行，只见宽阔的石板路被灵棚挤占了，黑色灵棚顶上白绢黑字格外醒目，“汪古赵王镇国千岁千古”几个大字在风中作响，旁边竖着的杆子上挂满了白花花的灵旗。路中祭案上摆着宰杀的青牛、白马，香炉上蓝烟袅袅。一口大锅内煮着马背子，灶口飞出点点火星。陪祭的萨满和执事奴才见大汗过来，都急忙遛边跪下不敢抬头，几位公主围着三公主扯她起来，一身丧服的阿刺海哭天抢地，直着脖子杀猪般干嚎……

察合台紧张地跟着窝阔台赶到灵堂前，急得脸颊淌汗。大汗窝阔台当然明白，众人都在看自己如何化解危机，他长叹一声降旨道：“将鼓乐都停了，朕要亲自祭奠三驸马镇国。”他从容下马，理了下袍子，摘下金冠交给阿儿浑，缓步走到祭棚下，对着棚内的银棺施了一礼，歉疚地道：“镇国贤弟，魂兮不远，朕来祭你了——你有害朕的理，朕有杀你的由，是非曲直，天知地知。但愿贤弟能再生为人，与朕为友为敌……呜呼哀哉……”

说罢，弯腰鞠了三躬，然后回身对正拉三公主起来的四公主秃马伦、五公主阿勒塔伦道：“妹妹们放开你三姐，朕也不怪她！毕竟和林城建城时镇国立了功劳，他还随朕万里征战一载有余，三妹倚门倚闾等着丈夫凯旋……唉——虽说镇国犯不赦之罪，但祭祀丈夫，也是人之常情！”

窝阔台的话入情入理，几乎哭背气的阿刺海，终于缓过一口气，眼里含泪望着大汗道：“三哥，你好狠心呀，你杀了镇国，留下三妹子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

窝阔台脸上一阵苍白，眼中流泪道：“三妹，朕杀了镇国你难活；可镇国在洛阳城串联金狗刺朕在先，又与道士联手用蛊术害朕于后。如果他的阴谋得逞，三哥怕回不了哈刺和林城了！镇国死了，妹妹心中难过，可朕死了，你就不难过吗？”说到这，窝阔台泪如雨下，掩面长叹道：“朕被父汗放在火上烤！为了汗位，几回生死，能活到如今，无非是上天不许朕死……杀镇国，朕心里的滋味，实在不比三妹心里好受多少。镇国罪犯不赦，他派人袭杀朕的使节田镇海未果，却杀了镇海的百余护卫，不是阿里黑、速不台二人保护，田

镇海难逃一死,这样的大罪,朕都想放过他。可他依旧不觉悟,他借酒宴毒死阿里黑,还两次谋朕性命,让朕如何容他?镇国死后,朕已降旨让孛鲁合接三妹与孩子回汪古,为掌国公主,不日即有恩旨!”

“三妹哪儿也不去,镇国的家在这儿,要死要活,三妹就只在哈刺和林城了!”阿剌海披散发站起,怒目金刚般拧鼻涕抛眼泪吼道。

察合台见大汗仪仗不动,惹得愈来愈多的人围观,凑上前对阿剌海道:“好妹妹,给二哥一个面子,把这灵棚撤了,这样多的人围着不好看呀。”

阿剌海怒道:“二哥,三妹现在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就这张脸随他们看去!”一句话顶得察合台一个后仰,想发作又发作不得。

“皇兄走吧!”窝阔台拉了把察合台,苦笑着上了马,绕过灵棚,后面黑压压的仪仗队、吹吹打打的乐队也只能跟着绕行。一时乐队乱了调门,举着各色旗帜,各色伞、扇,手执长枪大刀的怯薛马队原本整齐的队列也乱了套。黄金家族自己闹家务,大汗不怒,谁敢惹祸,都闭着嘴板着脸默默前行。

窝阔台进和林城,阿剌海这一闹,虽说没有暴怒,可心中不觉感到几分凄凉,他回望了一眼沉默不语的二哥察合台,不觉眼里滴下泪来,正在想事,忽有怯薛飞马来报:“启禀大汗,四王府派的使者在路边跪迎!”

窝阔台心中一愣,四王妃没来接驾,说明她的火气未消。车驾前行百余步,路边一队四王府的人马跪候,窝阔台勒马,见王府总管宿敦跪前,禀道:“奴才奉四王妃之命,迎接大汗回和林城。本来王妃想来迎驾,忽然想起国俗,家中停尸的人不能迎驾,因此让奴才禀报大汗。”

窝阔台不经意地点了点头,道:“回去告诉四王妃,四弟立有大功,朕已派人去迎蒙哥,过几天朕会带诸王一起去祭奠四弟的!同时告诉她,朕这几天忙,有什么事让她直接去告诉昂辉哈敦。”

宿敦叩头道:“四王妃还有句话让奴才代奏,王妃说,她从心里格外感激大汗对四王府的关照。”

正午的太阳把万安宫照耀得金碧辉煌,宫殿坐落在高耸的石基上。殿宇的大屋檐为数十根巨大的花岗岩石柱承托着,屋顶极具东方“如鸟斯革,如翬斯飞”的轻盈美感。宫外宽敞的梯形广场,并用青铜奔马雕塑带动水池中的喷泉,喷泉射出水花时奏出音乐,广场是西方传教士根据罗马广场形制绘制建造的。大汗马队经过广场时,欢呼声震耳欲聋,万余怯薛列队迎接大汗归来,更让窝阔台意想不到的,队伍前出现了一百辆勒勒车,上面满是从西方拉回的战利品,前面的一辆战车上站着一位身材魁梧、一身甲冑、面色黑红、威风凛凛的将军,细心一看竟是西征统帅绰儿马罕向自己致敬……

窝阔台勒住马,望着察合台,指着战车上的人道:“皇兄,那辆车上的好

像绰儿马罕。”

察合台大笑道：“大汗好眼力，绰儿马罕将军奉旨献俘先归，臣也是想给大汗一个惊喜。”

窝阔台兴奋地对阔出道：“去让绰儿马罕过来。”

阔出过去传旨，绰儿马罕得旨跳下战车，风尘仆仆过来，跪下叩头道：“奴才叩见大汗！”

窝阔台喜笑颜开地道：“快抬起头来，我们的西征大元帅看来收获不小！”

绰儿马罕抬起头眼含热泪，道：“奴才在西域四年了，做梦常梦见大汗，托大汗的福，战利品拉回几千车。”

“快起来……随朕进宫，咱们细聊西征的事！”窝阔台跳下马，急不可耐地扯起绰儿马罕，拾级走向万安宫。太阳斜射在万安宫绿色的琉璃瓦上，大殿在日光映照下显得格外金碧辉煌，大殿坐落在白玉基石的台阶上，八十一级台阶将这座宫殿托在云中。丹陛下一面白色的大纛迎风猎猎招展，殿边怯薛个个挺胸抬头，手持刀剑，盔甲鲜明。窝阔台十分高兴，虽说这座宫殿的图纸他已看过多遍，可真的步入万安宫，还是让他新奇得很。进入大殿，窝阔台坐上高高的龙榻宝座，四望还是有一种神秘感在心。过去父汗住过的大斡儿朵自然无法与此相比，嵌满珠玉的龙榻，远比父汗的白虎皮宝座多了不少贵气。他坐在龙榻上，面对空旷的大殿，望着阶下的诸王、诺颜，距离拉得很远，他的头脑一片空白，一片茫然……摇了摇头道：“御座太高了，来人——将两位王叔与二皇兄和绰儿马罕的座位移到朕跟前。”

调整了座位，窝阔台面带微笑望着绰儿马罕道：“绰儿马罕，二王兄给朕打了个埋伏，朕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快回来，你是在哪儿接到朕旨意的？”

绰儿马罕比过去老成，谦卑地道：“奴才征战谷儿只国^①，该国的女王鲁速丹一直在藏猫儿，奴才追到大、小高加索之间的一座山城，山城叫第比利斯，城中有库拉河穿城而过。刚扎下大营，圣旨就到了，奴才让暂停攻城，自己就往回赶，就怕误了时间，赶不上大汗进城。”

“听说你剿灭了札兰丁，连下西域数十国，功劳不小呀！”

“奴才有多大能耐，主子还不清楚，奉命西征，不过是托大汗的福荫，将士用力，才取了呼罗珊^②、平了阿塞拜疆，进讨了伊拉克，在底格里斯河右岸

① 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国都第比利斯。

② 呼罗珊：西辽时包括今阿富汗的西北部的巴里黑、赫拉特、伊朗东部的内沙不尔、土库曼斯坦的马鲁等。

经大小战役十多场，全线击溃了札兰丁。臣在阿米德城外袭击了札兰丁的驻地，可惜没有捉到札兰丁，他被部将救走了。”

“他的家人怎么处置了？”

“札兰丁的两个儿子在阿米德城内被杀，新娶的王后被奴才俘获，已让人送到大汗后宫。”

“札兰丁真的死了？”窝阔台对札兰丁的下落表示关心，他的头脑中闪现出当年随父汗追踪札兰丁，在印度河畔札兰丁纵马跳入河中逃脱的事，有些沉吟着问道。

“都说他逃到迪牙别乞儿（今土耳其东部）山中，被库尔德部人杀死，可奴才并未见到尸首。”

窝阔台点了点头，站起身步下御阶，关切地道：“你寄的折子朕看到了，又到过忽罗珊了，成帖木儿的事如何解决的？”

绰儿马罕脸一红道：“奴才好久未去呼罗珊城，有人反映成帖木儿为人贪墨，你不沙儿发生叛乱，他向奴才求援，臣派部将平叛。臣听人说这次叛乱之所以如火如荼，是成帖木儿重用札兰丁时的篋力克为辅翼造成，这些人仇视汗廷对我阳奉阴违，因此臣命人捕杀，可成帖木儿却一力庇护，臣也左右为难。”

窝阔台思想道：“这件事朕再想一想，你这次回来大车小辆给朕带来了些什么？”

绰儿马罕慌忙离座跪下，弯着腰双手将一份礼单举过头顶，说：“这是臣所献战利品细目，请大汗一览。”

“大元帅一路辛苦，不要说话就下跪，就坐在那儿回话。”窝阔台拉起绰儿马罕，转身将礼单交给阔出，道：“你来念，看看西征元帅带回了些什么。”

阔出高声宣读道：“纳石失^①一万匹，金万锭，银五十万两千锭，马七万匹，各种珍宝玉器六千件……”

战利品清单读了很长时间，大殿内一片寂静……

阔出念罢，窝阔台笑对诸王道：“如此多的东西，加上这次征金缴获的战利品，是笔不小的财富呀。朕要增加诸王的岁赐，对立了功的诺颜与将士也要重赏。过去太祖子弟诸王，每人赐银一百锭，金锦三百匹，太祖斡儿朵银五十锭，金锦七十五匹，王叔铁木格银五十锭，金锦一百匹……回头朕让二皇兄、铁木格王叔、阔出牵头制一张新表，岁赐可以增加些！”

众王在察合台的带领下跪倒，山呼道：“臣等叩谢大汗，愿你的帝国横跨

^① 纳石失：音译，波斯金锦。

世界五大洲，愿世界的王者都拜伏在你的脚下！”

窝阔台大汗望着诸王，笑着道：“都起来吧，朕也要谢谢绰儿马罕，他到西边近四个年头了，独当一面不易呀！”

绰儿马罕跪下叩头道：“都是奴才该做的。”

“做是该做的，嘉奖也是应该的——当年木华黎经营金国，朕的父汗封他为国王，朕也封你为国王，出行可建王纛。”诸王没想到窝阔台会加封绰儿马罕为王。

绰儿马罕扑通跪下，含泪叩头道：“奴才是何等人，敢和木华黎王爷相比！”

窝阔台没有理会绰儿马罕的话，只是向身边怯薛道：“来人，安排酒宴，朕要与诸王畅饮一番！”

酒宴摆上，窝阔台率先举起金杯，笑望诸王道：“有功者当赏，大家为绰儿马罕封王干一杯吧！”

察合台首先举起杯，所有的诸王都高声狂喊：“大汗论功行赏，恭贺绰儿马罕封王！”

绰儿马罕匍匐在地，顿首谢恩道：“奴才受大汗如此大恩，定当在西域给大汗争口气，将回回国都平定了！”

“好，这就对了嘛！”窝阔台笑着道，“为汗国立大功的人，朕是不能忘记的，朕还考虑对参加灭金之役的有功人员进行封赏，在汉人间，除过去分封的四万户外，可以再增加几个万户，像张荣、李璫等都可以考虑晋封万户。绰儿马罕……你也可以把西域随征的有功人名单报朕等待赏赐。”

绰儿马罕从怀中掏出一副名单，说道：“这是奴才推荐提拔任用官吏的奖励名单。”

“将名单交到察合台二爷那里，朕看看再说！”

话刚说完，阿儿浑走了进来，窝阔台望着他问道：“外面燃放烟火的事安排好啦？”

“奴才安排已毕，一入夜就燃放烟火！”

窝阔台笑着道：“再让人杀马百匹，肥羊两千只，再运一百车酒到广场上，叫随绰儿马罕来的人也去广场上参加集会，准备全城彻夜狂欢！”

“奴才马上安排！”

“好，内外一齐庆祝，朕与诸王、诺颜就在万安宫设宴，让不夜的灯火将天宇照亮，让帝国的宴饮声传遍大漠。阿儿浑，你同时安排一下警戒的事。”

“噫！”阿儿浑答应着走了出去。

一会儿，值班怯薛长阿儿浑又回到窝阔台身边，弯下腰，悄悄地对窝阔

台道：“奴才刚走到宫外，李要合郡王遣人来报，说他今天不能参加大汗举行的筵会，他在三公主阿剌海的大帐中，正与三公主一道饮酒。”

“有这事！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窝阔台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见阿儿浑未走，便问：“还有什么事？”阿儿浑附耳说：“大汗，河中行省^①总督牙老瓦赤带阿姆河行省^②使者在外等候，说有重要的事求见大汗。”窝阔台想道：“你去后殿安排一下，朕先见牙老瓦赤吧！”

① 河中行省：亦称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其地在阿姆河以南，实际管理西辽故地。

② 河姆河行省：又称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其地在阿姆河以西，实际管理花刺子模故地。

第二回

老瓦赤雄辩谈行省 篋力克受宠上金殿

酒宴三巡过后，窝阔台悄悄离开了万安宫。天色渐晚，落日的余晖仿佛是一幅美妙的图画，火烧云烧红了半边天。他望了一会儿西天，沿着甬道进了东便殿。

“大汗，喝点醒酒汤吧！”窝阔台坐下，一个侍酒官送来一碗醒酒汤，他接过来，喝了一口，又闭了一会儿眼睛，觉得头脑清醒了很多，方从怀中掏出一份折子，摊在桌案上。由于要召见呼罗珊的使者，他把这份折子连看了两遍：

……成帖木儿自称为繁荣经济，一直在呼罗珊招降纳叛，收拢了一批札兰丁的篋力克，严重影响了该地的治安。他还以军政分家为名，阻挠将这些坏人逮捕归案，其中一些人反成了他的座上宾。因此，奴才倍感忧虑，呼罗珊乃札兰丁老巢，余党如得不到清理，叛乱之源就难消除。因此，奴才想请大汗派一位与奴才一心的总督管理呼罗珊以西地区……

绰儿马罕是自己的亲信，刚刚封为郡王，按说他的折子提出的问题不该有什么问题。在阿姆河以西设行省，是绰儿马罕平定了呼罗珊等地叛乱后，窝阔台为了保持汗国中央政府能够统御四方作出的决策。当时，窝阔台下诏由绰儿马罕的副帅成帖木儿出任该呼罗珊、玛拶答总督。然而绰儿马罕对成帖木儿并不满意，上折子参他；河中总督牙老瓦赤与成帖木儿特使匆忙